

二十四史分類輯要

第二函
六冊

軍旅

西伯上祭于畢東觀

示也

兵謂示

于盟

同孟

津

今河南懷慶府孟縣

於其地置津故名孟

孟

津○書泰誓言武王觀政于商未有觀兵于商之事

渡河

即孟津也

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

魚介

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所尚色乃殷命歸周之兆也

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

下至于王屋

王所居屋

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

流變化之意赤周所尚色魄安定之意烏

爲孝鳥武王卒父大業故烏瑞臻

是時諸侯皆畔殷歸周不期而會盟津者八

百皆曰紂可伐矣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引師還

周敬王

初伍員

運○子胥名員

與申包胥友皆楚人也員父

伍者

爲楚平王

昭王父

所殺員奔吳與包胥別員曰我必覆福楚包胥曰我必復之員

既奔吳遂道吳伐楚既入城遂鞭平王之屍包胥乃如秦乞師

秦伯

哀公

使就館包胥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飲食不入口七

日秦哀公爲

去聲

之賦無衣

詩秦風篇名取與子同仇之義

乃爲之出師申包胥

以秦師至吳師大敗吳子乃還秋楚子入于郢

休甯陳氏曰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一也不幸而處其變則如之何曰當權其中使親義不至于偏廢焉耳以有過之父見誅於有道之君則不敢以親賊義無廢而禹興是也以無過之父見殺於無道之君則不敢以義掩親伍奢見殺而子員復讎是也彼平王殺其子妻其婦獎奸回侈忠良有臣如湯武者弔民伐罪可也如伊霍者廢昏立明可也願員上不能爲湯武下不能爲伊霍則以吳之師破楚入郢而鞭其墓以發至憤其志亦可悲矣世固謂其逆天傷義者豈知處變之理哉昔張良以五世相韓憤秦之滅其宗也則佐高帝誅秦而立韓公子成及項羽殺成則又佐高帝襲殺羽於固陵讎復耻雪則遂謝病辟穀託從赤松子遊以明其心之爲韓使員當入郢後投戈解印翩然辭吳之爵祿退處於深山窮谷之中以示其所遭之不幸豈不可以盡全歸之孝哉惜其不足及此反以讒見禍于

他人之手也

清源楊氏曰平王雖無道君也子胥之父兄雖賢臣也君以有罪殺其臣則臣之罪也君以無罪殺其臣則臣之命也故臣之獲罪於君也有懼而無怨有受而無報由子胥言之則平王父兄之讎也不知恒人殺其父兄則讎也以君殺之非罪則命焉是不幸也非讎也故於父兄也有痛而已矣於君也有懼而已矣君不疑及之而欲任之則不敢逃也君疑及之則逃也終身自匿不敢有怨言焉吳楚世讎也子胥逃之吳其心專欲報楚也然吳勝則楚亡楚勝則吳亡而子胥無與焉於吳似忠而詐於楚似孝而逆吳無功而楚有罪其子胥乎且子胥父兄之死爲楚之社稷重也今子胥以兵入郢是欲亡楚之社稷也其父兄欲存之其子弟欲亡之非其父兄之志也雖然子胥與伍奢則孝矣於夫差則忠矣可不謂賢哉

周威列
王

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爲將起娶齊女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曰起始事曾參母死

不奔喪曾參絕之今又殺妻以求爲將起殘忍薄行人也起恐

得罪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克曰起貪而好色

然用兵司馬穰苴

直○田完之裔先爲齊大司馬故稱司馬穰苴所著書名司馬法

弗能過也

於是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爲將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

裹贏

盈○擔也

糧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

去吮

前上聲○口喻也

之卒母聞而哭之或問之對曰往年吳公吮其

父其父戰不還

旋

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

所矣

周顯王

初孫臏

類上聲

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仕魏爲將軍自以能不及臏

乃召之至則斷

短

其足而黥之欲使終身廢棄齊使者至魏臏

陰見之使者竊載以歸田忌客之進之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

為師至是謀救趙以贖為將辭以刑餘之人不可乃使田忌為

將而孫子為師居輔支車載衣物車中坐為計謀忌欲引兵之趙孫

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同綮音絹○綮拏臂繩也蓋以理亂綮為喻言雜亂紛糾者當

徐解之不可急持拘拏○拏音鸞入聲救鬪者不搏搥棘○搏手擊也搥拘持也批亢音岡

虛批反擊也肱喉也謂擊其要處也搏亦擊也虛空也即下文引兵疾走其都是也形格同閣勢禁則自

為解耳閭鼓閭不得行也事形相格而其勢自禁止則彼自為解兵也○妓音幾今梁魏都今山西平陽府安邑

縣之輕兵銳胃卒竭于外而老弱疲于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

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忌從之十

月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敗

周顯王

初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

然變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

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

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

棄千城

千盾也千城皆所以杆外而衛內者詩國風赴赴武夫公侯千城○赴音九武貌

之將此不可

使聞於鄰國也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去聲者如出一口子思

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

人讚已闇

暗

莫甚焉不度

鑄

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

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周顯王

二十八年魏伐韓齊伐魏以救韓殺其將龐涓虜太子申○魏

使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

將孫子爲師以救韓直走魏都

今山西平陽府安邑縣

龐涓聞之去韓而

歸魏人亦大發兵使太子申將以禦齊師孫子曰彼三晉之兵

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

而趨利者蹶

蹶也

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

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乃

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

步軍率輕銳

胃

倍日并行

兩日路并一日行

逐之孫子度

鐸

其暮當至

馬陵

道名在直隸大名府城東南

馬陵道隘

同狹

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

酌

力斬也

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

平聲

令萬弩夾道而伏期

約也

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

弩俱發魏師大亂涓乃自刎

問上聲

曰遂成豎

汝

子之名齊因

乘勝大敗魏師虜太子申

周赧王

秦王

武

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茂至魏乃使人還謂王曰魏聽臣

矣然願王勿伐王迎茂息壤

秦邑

而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其實

郡也今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

人告其母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則其母投杼除上聲。杼機之持維者

即梭也下機踰牆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

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攻中山三

年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怯樂羊再拜稽首曰此

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羈雞。旅客之臣也。甘茂江南鳳樓

樞里子秦惠王弟名疾其所寄也公孫奭韓諸公子挾持韓而議之王必

聽之是王欺魏王襄王而臣受公仲侈魏相之怨也故臣願王之勿

伐也王曰寡人勿聽也請與子盟明乃盟于息壤甘茂攻宜陽

五年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諍之秦王欲罷兵茂曰息壤

在彼王乃悉起兵佐茂斬首六萬遂拔宜陽破城邑而取之曰拔

時齊城皆已屬燕獨莒即墨

今山東萊州府即墨縣

未下樂毅并軍圍之

即墨大夫戰死即墨人曰安平

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

之戰田單宗人以

鐵籠得全

鐵籠謂以鐵鑊傳車軸堅而易進也初燕人攻安平

門皆以軸折被擒獨單宗人得免

遂奔即墨。鑊音葉傳音附是多智習兵立以爲將樂毅

圍二邑

莒即墨

期年不克乃令解圍去城九里而爲壘

軍壁

令曰城

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即舊業三年而猶未下或讒之於

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呼吸之間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

耳非其力不能拔欲以仗兵威以服齊人遂南面而王耳昭王

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斬之遣國相立毅爲齊王毅惶恐不受

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

頃之昭王薨惠王自爲太子時不快於樂毅田單乃縱反間

諫

以計離間敵

人曰反間

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齊人未

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
惠王聞之即使騎劫代將毅遂奔趙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
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先祖于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單
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俄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單遂師

之每有約束必稱神師又宣言曰吾惟懼燕人剽

異○割鼻

所得齊

卒置之前行

杭

即墨敗矣燕人如其言城中皆怒堅守惟恐見

得單又言吾懼燕人掘我城外冢墓可爲寒心燕軍掘燒之齊

人望見皆涕泣欲出戰知其可用乃身操版鍤

挿○版築墨版也鍤鍤也用以

起土○整音情平聲

與士卒分功妻妾編列也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

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燕軍益懈單收城中

得牛千餘爲絳

赤繪情也

衣畫話

以五采龍文東兵刀

刃劍於之類

其角灌脂束葦於其尾

束蘆葦於其尾而以膏油灌之

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燒

葦端壯士五千人隨之牛熱怒奔燕軍所觸盡死傷燕軍大驚

而城中鼓譟從之燕軍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

軍敗曰北

至河

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王自莒入臨淄王以太史敫之女

爲后是爲君王后

以其姓后不可稱后后故曰君王后

生太子建以單爲相封安

平君

周赧王

秦王齮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長平

今山西澤州高平縣以

按據之

按止也謂按兵不出也據據也

齧遂攻趙趙軍數

翊

敗廉頗堅壁

軍

不

出又失亡多趙王怒數讓之

責

也應侯

范

又使人行千金爲反間

諫

曰秦獨畏馬服君

趙

之子括爲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

遂以趙括代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

柱瑟上馬足所

以游移上下以調聲者若以膠粘定其柱而鼓瑟則不能調矣蓋以喻執一不通者

括徒能讀其父書傳

不知合變也王不聽括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與奢言

之奢不能難

去聲

然不謂善也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

易言之使趙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母上書言括不

可使王曰吾已決矣母因曰即有不稱

去聲

妾請無隨坐

去聲

王許

之秦王

昭

聞括已將乃陰使武安君

白

爲上將軍而齧爲裨

皮

將扁令軍中敢泄肩者斬括至軍悉更耕約束易置軍吏出擊

秦軍武安君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劫之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

拒不得入而秦奇兵絕其後軍分爲二糧道絕趙軍食絕四十

六日人相食急攻秦壘欲出不得括自出搏戰秦射石殺之卒

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曰秦已拔上黨其民不樂爲秦而歸趙

趙卒反覆恐爲亂乃挾詐盡阬之遺其小者二百餘人歸趙

荀卿趙人名況時人相尊號之曰卿著書數萬春申君黃歇以

爲蘭陵今山東兗州府嶧縣令荀卿嘗與臨武君楚將未知姓名論兵于趙孝成

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卿對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

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臂

周東周君

之扞翰也。頭目而覆蔽也。胸腹也。故兵要在於附民而已。故齊之

技擊

以勇力擊斬敵者號爲技擊

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

秦之銳

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

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招延募選隆勢詐尙功利是漸之也。

漸進

而近於法未爲理也

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制

鄰。敵王曰善。請問爲將。卿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

舍

營

欲周以固

周密牢固

徙舉進退欲安以重

不爲輕動

欲急以速

不失機權

窺敵觀變

使閒諜窺敵國以觀其變。○問諜音諫。送今之細作。

欲潛以深

潛隱深入

欲伍以參

○伍參錯雜也。錯雜于敵中而盡知其事。五人相雜曰伍。三人相雜曰參。

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

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

將進也。廢退也。

無怠勝

既勝

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

用財欲泰

謂不吝賞

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也固可殺

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
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
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慎行
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臨
武君曰善陳甯問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然則又何以兵
爲哉卿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
之也故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

漢高帝

初淮陰

今江南淮安府

人韓信家貧無行數

朔

從其下鄉南昌亭長

南昌

亭在淮南府城西

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

肉食

謂早炊食於蓐也蓐薦

席食時信往不爲

去聲

具食信怒竟絕去釣於城下有漂

飄去聲水中

擊母見其饑而飯

返之信喜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

不能自食吾哀王孫

猶言公子尊稱之也

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

或衆辱之曰若

汝也

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

死出我勝

誇上聲兩股間也

下於是信熟視之俛

同俯

出胯下一市皆笑

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後又數以策干羽不用亡歸漢未知

名坐

去聲

法當斬其輩皆已斬次至信信仰視適見滕公

夏侯

曰

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竒其言壯其貌釋不斬與

語說

悅之言於王王亦未之竒也信數與蕭何語何竒之王至

十四

卷九

軍旅

南鄭將士皆歌謳思歸多道亡者信度鐸何等已數言王不我

用卽亡去何不及以聞自追之人言於王曰丞相何亡王怒如
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罵曰若亡何也曰臣不敢亡追
亡者耳王曰所追者誰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
公無所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
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顧王策安
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於是王欲召信拜
大將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之所以亡也
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
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禮畢上坐王曰丞相

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乎信辭謝因曰大王自料勇悍

翰

仁彊孰與項王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

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

因

去聲

汗去聲

叱咤

唅去聲

千人皆廢

伏也

然不能任屬

視也託也

賢相此匹夫之勇耳見人慈愛言語嘔嘔

虛也

和至人有功當

封爵者印劄

玩平聲

敝忍不能予

劄圓削也言已刻封爵之印手持不捨至角圓熟尙忍而不能

予人也此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逐義帝置

江南所過殘滅民不親附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

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

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

雍王邯塞

王欣程
王翳

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

及項王阬秦卒惟此三人得脫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

雖上聲

而

楚彊以威王之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於諸侯之約

又當王關中而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舉而東三秦可

傳檄

吸○檄者陳彼之惡說此之德曉慰百姓之書

而定也

言不足用兵也

王大喜自以爲得

信晚遂部署

處分也

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從故

道

秦縣名今陝西鞏昌府兩當縣

出章邯迎戰敗走廢丘

邯都今陝西西安府興平縣

王至

咸陽

今西安府咸陽縣

欣翳皆降張良遺

去聲

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

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之羽以故無西意而

北擊齊

或說

沛公急遣兵守函谷關

在河南河南府靈寶縣

無內

納

諸侯軍沛

公從之項羽至大怒攻破之進至戲

希。水名在西安府臨潼縣東

饗士卒欲

擊沛公時羽兵四十萬在鴻門

在戲西

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

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

此其志不在小急擊勿失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告之欲

與俱去良曰良爲韓王送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因固要

腰伯

入見沛公公奉卮

支飲酒器

酒爲壽

上酒日稱壽

約爲婚姻曰吾人闕秋

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

耳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項伯許

諾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具以告羽且曰人有大功而擊之

不義不如因善遇之羽曰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羽謝羽

因留飲范增歎

羽

目羽舉所佩玉玦

決○玉佩也如環而有缺

示之者三

不

當決

羽不應增出使項莊入前爲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

莊入爲壽畢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

不得擊於是張良出見樊噲告以事急噲帶劍擁盾

閨上聲○干也所

以蔽身

直入瞋

稱人反

目視羽

瞋怒而張目也

頭髮上指目眦

眦○目際

盡

羽曰壯士賜卮酒一生彘肩噲立飲啗之羽曰能復飲乎

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懷

王與諸將約曰先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

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

秦之續耳竊爲將軍不取也羽無以應命之坐沛公遂起入廁

次○脫身獨騎噲等步從越同霸上留張良使謝羽羽問沛公

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因以白璧

一雙獻羽玉斗一雙與增羽受璧增拔劍撞濯去破玉斗曰唉

豎汝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

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宮室火三月不滅

掘始皇帝冢收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

韓信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刑○今直隸正定府井陘縣口號二十萬廣武

君李左車謂陳餘曰信耳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

車不得方並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假臣奇兵三

萬從閔

說

道

微

道絕其輜

支

重

載衣物車

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

不得鬪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

大將之旗

不否則必爲二子所擒矣餘常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用

左車策信閔

諫

視

閔謀窺視

知之大喜乃敢遂下未至井陘口止舍

猶息也

夜半傳發

傳令使發

遣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閔道草

蔽

山

依山自覆蔽也

而望趙軍戒曰趙空壁

軍壘

逐我即疾入趙壁拔其幟

而易之令裨

皮

將

副將

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

餐小飯也謂立駐傳餐而食待破趙

後方乃大食也

乃使萬人先行出背

輦

水障

水編蔓水也在井陘縣南門外

趙望見皆

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

久於是信耳伴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信所遣騎馳

人趙壁拔趙幟立漢幟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不能得信等
欲歸壁見幟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趙王
歇諸將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
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
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之非置死地使人自爲戰彼
將皆走尙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以千金募生得李左車
者解其縛東鄉向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
有功左車謝曰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信曰誠令成安君
陳餘聽足下計信亦已禽矣今願委心歸計足下勿辭左車曰將
軍虜魏王禽夏說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眾威震天下此將軍

之所長也然眾勞卒罷疲其實難用燕若不服齊必自彊此將

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爲將軍計莫

若按甲休兵北首去聲燕路而遣辯士奉捧書於燕暴僕其所

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爲齊計

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米

順從遣使報漢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骨不咽

言難受如骨之鯁之臣亞父亞次也羽尊鍾離昧未之屬不過

數人耳項王爲人意忌信讒誠能捐金行間諫○行以疑其心

破楚必矣王乃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言

昧等功多不得裂地欲與漢滅楚而分其地羽果疑昧等及楚

圖滎陽急漢王請和羽使至漢陳平爲太宰

牛曰具饌也

舉進而

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也乃持去而更以惡草

粗也

具進使歸以

報羽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羽不聽亞父怒曰天下事

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漢數

朔

挑楚戰

挑動楚戰猶古之致師也

曹咎不出

項羽使曹咎守成皐戒勿與漢戰故不出

使

人辱之咎怒渡兵汎

凡水

在成皐城東

半渡漢擊破之咎自刎漢王

乃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

山名在河南開封府河陰縣敖倉之西

就敖倉食

羽聞之亦還軍廣武相守楚食少乃爲高俎置太公其上

先是太公

爲楚所獲

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王曰吾與若

汝也俱北面受

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汝翁幸分我一杯羹

羽怒欲殺之項伯曰爲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祇益禍耳羽

謂漢王曰天下洶洶數歲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

挑身獨戰不復須衆

也

決雌雄毋徒苦天下父子爲也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

力因數之曰羽負約王我於漢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二救趙

不報而擅劫諸侯人闕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其財罪

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罪六王諸將

善地而徙逐故主罪七出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梁地罪八使

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

無道罪十也

一總

羽大怒伏弩射

石

漢王傷胸王乃捫

門

足曰

撫也

虜中吾指因病創

傷也

卧張良強請起行勞

去聲

軍以安士卒王從

之疾甚因馳入成臯

楚使龍且將兵二十萬救齊或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

不如深壁漢兵客居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而降也且曰吾知

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

人之勇不足畏也進與漢軍夾濰

維水

在山東青州府諸城安丘兩縣界

而陳

信夜令

平聲

人囊沙

以囊盛沙

壅水上流旦渡擊且佯敗還走且喜曰

吾固知信怯也遂追之信使决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

信急擊殺且追至城陽

故城在青州府莒州

虜齊王廣田橫遂自立爲齊

王灌嬰擊走之盡定齊地

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信亡走匈奴上聞冒頓居代谷在山西大

同府蔚州使人覘詔平去二聲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現老

弱羸畜休去聲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即婁敬往

使朱還悉兵二十二萬北逐之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

見所長今臣往徒見如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竒兵以爭利

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上怒罵曰齊虜敬齊人故云以口舌得官今

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故城在山西太原府代州遂先至平城今大同府大同

縣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山名在大同府城東七

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祕計使使間諫厚遺去聲闕

煙氏支○猶漢言皇后冒頓乃解圍去史記陳平祕計世莫得聞集覽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闕氏

云漢有此美女今皇帝困阨欲獻之閼氏畏奪已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之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依集覽漢亦罷兵歸斬前使十輩赦劉敬曰吾不用公則計非秘矣

言以困平城號為建信侯更封陳平為曲逆今直隸保定府完縣侯平常

從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焉史記陳平凡六出奇計奇計或頗秘世莫能聞也集覽請

捐金行反間一也以惡草具進楚使二也夜出女子二千人解榮陽圍三也躡足請封齊王信四也請偽遊雲夢縛信五也今

解白登之圍六也依集覽則計何奇焉

漢文帝 時匈奴數朔為邊患太子家令潮鼂錯言曰兵法曰有必勝之

非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

也臣又聞用兵之急者有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

用利故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

一曰得人二曰得地三曰得財四曰得時五曰得法六曰得術七曰得機八曰得勢九曰得權十曰得謀

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

要也臣又聞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

中國異上下山阪返出入溪澗險道傾仄且馳且射風雨罷疲

勞飢渴不困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勁弩

長戟射疏及遠下馬地鬪劍戟相接此中國之長技也帝王之

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春秋時戎國秦昭王滅之置義渠縣今陝西慶陽府甯州來歸義

者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利兵益以邊郡之良騎平地通

道有材多力之上制之近軍相爲表裏而各用其長技

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書龍答馬請爲人峭直刻深以其辯

得幸太子號曰智囊

鼂錯又言曰胡人擾亂邊境備塞卒少則人不救則邊民絕望而
降敵救之纔到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
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發卒
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耕不知胡人之
能不如選常居者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招集也民免罪拜爵復
其家復除其賦役予冬夏衣廩食胡人入驅而能止獲也其所驅者以
其半予之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其與東方之戍怨
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匈奴入上郡今陝西延安府雲中今山西大同府殺畧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

安京師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遣將軍令免屯飛狐在大同府廣昌縣蘇意屯句注

山名在山西太原府代州

張武屯北地

今陝西慶陽府

周亞夫

勃次子

次細柳

原名在西安府

城內昆明池之南

劉禮次霸上

霸水之上在西安府城東

徐厲次棘門

在西安府城東北

以

備胡上自勞

去聲

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迎送已

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及彀

張也

弓弩持滿

引滿而不發

先驅

前導也

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

軍令不聞天子之詔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

下使去聲

持節

詔將軍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

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

冑之士不拜

介甲也冑兜鍪也曲禮曰介者不拜謂其拜而芟拜朱子曰芟猶言有所支拄不利屈伸也○兜鍪

首鍪也兜音斗平聲鍪音謀夔音剗

請以軍禮見天子爲

去聲

動改容式車使人稱

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爾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

漢景帝

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局爭道行碁不恭皇

太子引博局

碁底○
盤提擲也

殺之吳王稱疾不朝京師始有反謀文

帝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謀益解然以銅鹽故百姓無賦他郡

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鼂錯數剗

言吳過可削文帝不忍及帝即位錯曰高帝封三庶孽分天下

半今吳王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德至厚王當改過自新

反益驕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

十四
丞禍小不削其反遲禍大上令列侯公卿宗室雜議莫敢難去聲

獨竇嬰爭之錯又言楚

王戊高帝弟交孫都江南徐州

趙

王遂高帝孫幽王友子都直隸廣平府邯

鄂

縣有罪皆削一郡膠西

王

有姦削其六縣方議削吳吳王恐因發

謀舉事聞膠西王勇好兵使人說

稅

之又身至膠西面約遂發

使約齊

王將閭

菑川

王賢

膠東

王雄渠

濟南

王辟光

皆許諾初楚元王

名交

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

禮

姓伯

齊

及王楚以三

人爲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爲

去聲

設醴

甘酒

及孫戊卽位常

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忘不去楚

人將鉗

以鉄束頭

我於市遂謝病去戊坐削地事遂與吳通謀申公

白生諫戊戊胥靡之使雅春

正身春之也

於市及削吳會稽

今江南蘇州府

豫章郡書至吳王遂起兵殺漢吏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

皆反遣

去聲

諸侯書罪狀量錯欲合兵誅之初文帝且崩戒太子

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直可任將兵至是上乃拜亞夫爲太尉將

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鄒寄擊趙爨布擊齊竇嬰屯滎陽

今河

南開封府滎陽縣

監齊趙兵初錯更令三十章諸侯謹

歡

譁錯父聞之

從潁川

今開封府許州

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

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爲也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

父曰劉氏安矣而蒞氏危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

餘日七國反以誅錯爲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

而身居守錯素與吳相袁盎不善盎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

願至上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入上方與錯調去聲兵食

問之盎曰願屏丙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

知乃屏錯盎曰吳楚相遺書言賊臣鼂錯擅適同諸侯削奪之

地以故反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今獨有斬錯發使赦之復

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上默然良久曰願誠何如吾不

愛一人以謝天下錯殊不知上使中尉召錯給莖上聲載行市

錯衣朝衣斬東市乃使盎使吳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以言軍

事見上曰吳爲反計數十歲矣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夫

鼂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

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

不取也帝喟然曰吾亦恨之盡至吳吳欲劫使將盜得間諫脫

亡歸報周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票輕慶捷也快難與爭鋒願以

梁文帝封子武于大梁今開封府祥符縣後徙睢陽今河南歸德府委之絕其饌同道乃可制

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轉去聲傳驛車也欲急故乘傳車六乘也將會兵滎陽

發至霸上趙涉遮說遮道而說亞夫曰吳王知將軍目行必置人於

散澗免○散山在河南河南府永甯縣澗水在河南府澗池縣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

不右去走藍田今陝西西安府藍田縣出武關在西安府商州抵洛陽今河南府洛陽縣

直入武庫蕭何造以藏兵器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

其計至洛陽喜曰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殺

澗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爲護軍而東北走昌邑吳攻梁急亞

夫使輕騎出淮泗口

在江南淮安府城北

絕吳楚兵後塞其饒道吳兵欲

西梁城堅守不敢西即走漢軍亞夫堅壁

軍壘

不戰軍中夜驚內

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

鄒也

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

多饑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

棄軍夜亡走楚王戊自殺

漢景帝

匈奴入雁門

今山西太原府代州

上郡

今陝西延安府

李廣爲上郡守嘗從百騎

出卒

猝

遇匈奴數千騎廣騎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

走匈奴追射

石

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敢

擊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約二里所令皆下馬解鞍以示不

走匈奴有白馬將

將之乘白馬者

出護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

之而還解鞍令士卒皆縱馬卧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引

而去

漢武帝

李廣與程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

大將軍營伍部部校尉一

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伍行伍也

行陳

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

自衛

古者軍有刁斗以銅作鐺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行○鐺音焦温器三足有柄

莫府省約文書

然亦違斥候

斥度候望也所以望烽燧

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

刁斗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然匈奴畏李廣之

略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

司馬溫公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故刁斗兵事以嚴終爲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做程

不識雖無功猶不敗
倣李廣鮮不覆亡哉

衛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蘓建
前將軍趙信並軍逢單蟬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將其

餘騎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

出未嘗斬裨將

偏將

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威青曰青幸得以肺

栴

音發○腑附○樹皮也以喻人主疏末之親
木札也如木札出於木樹皮附於樹也

待罪行間不患無

威職雖當斬將然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誅於境外於以見
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遂囚建詣行在所詔贖爲庶人青

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善騎射爲票姚

去聲勁
急貌

校尉與輕勇騎八

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

奔利便

斬捕首虜過當

所將人數少斬
首捕虜爲數多

過於於是封爲冠軍

漢縣故城在河南南陽府鄧州城南

侯校尉張騫以知水草

處軍得不乏封博望

漢縣故城在河南陽府城東北

侯趙信教單于益北

愈向北也

絕幕

同漠○直度曰絕漠北方流砂也匈奴南界

以誘罷

疲

漢兵徼

騎

極而取之

要

也要漢兵令其罷極然後取之

毋近塞單于從之

上與諸將議曰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

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令大將軍衛青票騎將軍霍去

病各將五萬騎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出代郡

今山

西大同

青出定襄李廣爲前將軍公孫賀爲左將軍趙食其

雜

爲右將軍曹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青既出塞捕虜知單于

所居乃自以精兵走

去

之而令前將軍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

道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且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

單于願居前先死青陰受上誠以爲廣老數音

雜○命不偶也

毋令當

單于廣固自辭於青青不聽廣不謝而起行意甚愠怒青度幕

見單于兵陳而待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

力○小石

擊面兩軍不相

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冒圍而去漢發輕騎夜追之不

得單于捕斬萬九千級廣食其軍無導惑失道後期青使長史

急責廣之幕

莫

府對簿

以文簿次第一一責之令其對詞

廣謂其麾下曰廣年

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自剄廣爲人廉得賞賜輒

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士以此愛樂爲用食其下吏當死贖

爲庶人去病出代右北平

今直隸永平府

二千餘里封

積土增

狼居胥

山在何奴中禪為壇以祭除地

於姑衍何奴中山

登臨登海邊以望瀚海大海名在

沙漠北羣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焉

斬七萬級兩軍出塞塞閱官私馬凡十四萬

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青去病皆為之

自是之後青日退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士多去事去病

獨任安不肯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

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然少貴不省士其

從軍天子為遣太官

少府屬官主膳食

齋齊平聲

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

梁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尙穿

域穿地為營域作鞠室也

踏鞠事多此類青為人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

媚於上兩人志操如此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

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

沙漠之南

無王庭

穹廬前地若庭故云

庭王

漢武帝

二年夏遣李廣利將兵擊匈奴別將李陵戰敗降虜

李廣利奴材也前伐

大宛士卒物故甚衆免誅而侯今又使之將兵徒益多殺而已李陵之敗亦以耻於屬役故請自當一隊然不知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降則不可也馬遷言陵忠勇以致受刑綱目削而不書蓋陵既有降虜之罪他美舉不足以贖之則遷亦無足言者矣此固筆削之深意也

貳師出酒泉擊匈奴斬萬餘級師還匈奴大圍之假司馬趙充

國與壯士百餘人潰

會

圍陷陳

陣

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漢兵

物故什六七詔拜充國爲中郎初李廣有孫陵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爲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較射酒

泉張掖以備胡至是上欲使爲貳師將輜重

載衣物車

陵曰臣所將

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力扼虎射

石命

必中也去聲

願得自當一隊

允分單于兵毋令專鄉

向

貳師軍上曰吾發軍多無騎尋汝陵

對無所事騎臣願以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陵於

是出居延

漢縣故城在陝西行都司甘州衛

至浚稽山

在匈奴國中

與單于相值殺

數千人單于大驚欲去會軍侯管敢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救

矢且盡單于大喜遮道急攻陵軍南行一日五十萬矢俱盡陵

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上聞陵降怒甚羣臣皆罪陵惟太史令

司馬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

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

而媒同藥孽

其短媒酒教也藥麩也喻釀成其禍也

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

滿五千深蹂

踐也

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

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關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

圈○券弩弓也

冒白刃北首

去聲

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

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

僕

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如以報

漢也

意欲於匈奴立功而歸以當其破敗之罪

上以遷為誣罔欲沮貳師為陵遊說

稅

下遷腐刑

宮刑也男子割勢女子幽閉宮刑腐臭故曰腐刑

漢宣帝

六月趙充國至金城常以違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

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西至部都尉府日嚮軍士士

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欲以威信招降罕

漢上

并牽○姓

口西
羌種

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其疲劇

極

乃擊之酒泉

今陝西行
都司肅州

衛

太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分兵出擊罕开冬復擊之虜必震

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爲先零首爲畔逆當捐罕开闔昧之過
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
天子下其書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
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許延壽強弩將軍武賢破羌將軍
詔充國引兵並進擊罕开充國上書以爲先誅先零則罕开之
屬不煩兵而服不服涉正月擊之七月璽書報從充國計後罕
开竟不煩兵而下上詔武賢等以十二月與充國合擊先零時
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傲作

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遂上屯田奏曰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

也故臣愚以爲擊之未便計度臨羌

漢縣

東至浩

誥

門○亦漢縣俱屬金

城

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

百畝爲頃

以上臣願罷騎

兵留步兵分屯要害處浚溝渠治湟陜

湟水名在蘭州西一名金城河

人二十

晦

同畝

益積畜省大費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曰即如將軍之

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

之善者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

宜十二事

一屯田致穀二據其肥饒三民不失業四罷兵省費五河湟漕穀六繕治郵亭七坐得必勝八無經阻遠

九不損威武虜難乘間十無驚罕并使生他變十一治湟陜橋以制西域十二豫息徭役以戒不虞留屯田得十

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採擇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魏

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

計可必用也上於是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

淮陽王

劉秀復徇潁川

郡名治河南開封府許州

屯兵巾車鄉

在汝州東南

郡掾

硯○馬官屬

異監五縣為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

甫城

今汝州寶豐縣

願歸

據五城以効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

橫獨劉將軍所到不虜略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萌率

五縣以降

更始將軍劉元稱皇帝遣王匡攻洛陽

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

申屠建李

松攻武關

在陝西西安府商州

三輔震動析

今河南南陽府浙川縣

人鄧曄于匡起

十四

軍旅

三

兵應漢驂開武關迎漢兵以宏農

今河南府靈寶縣

掾現○

王憲為校

尉所過迎降諸縣大姓各起兵稱漢將率眾隨憲李松鄧曄引

軍至華陰

今西安府華陰縣

而長安

京師今西安府長安縣

旁兵四會城下九月

朔兵入明日城中少年燒作室門火及掖庭

宮旁

黃皇室主

平帝

后莽女也自劉氏廢后常稱疾不朝會莽欲廢之乃更號為黃皇室主欲絕之於漢后大怒因發病不肯起

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莽避火宣室

未央宮前殿正室也齋則

居火輒隨之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

何又明日羣臣扶莽之漸

尖臺

漸浸也臺在池中故名

欲阻池水舖

補平聲○

申時食也

時眾兵上臺斬莽首分莽身節解纜

戀上聲○切肉塊曰纜

分之申

屠建以王憲得璽緩不上收斬之傳

轉主聲○驛遞

莽首詣宛

更始都宛即南

陽縣懸

于市百姓共提

抵

擊之或切食其舌

薊中反應王郎城內擾亂於是秀趨

促

駕出城晨夜南馳至燕

無夔亭

在正定府深州城外

時天寒馮異上豆粥至下曲陽

下曲陽漢縣今正定

府晉

傳聞王郎兵在後至滹

呼

沱

馳

河源出太原府經正定府南關及晉州

候吏

還白河水流澌

斯○澌流水也

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

眾還即詭曰冰堅可渡遂前至河河水亦合乃渡未畢數騎而

水解至南宮

今正定府南宮縣

遇大風雨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

葵

屑

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至下博

漢縣屬信都

城西惶惑

不知所之有白衣老人指曰努力信都

今正定府冀州

爲長安城守去

此八十里秀即馳赴之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

和戎

王莽分鉅鹿郡爲和戎今直隸順德府

太守邳

批彤容

不肯光自恐不全聞

秀至大喜彤亦來會議者多欲西還彤曰王郎假名烏合無有

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

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

墮揮也

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

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

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

可必也秀乃止秀拜光彤大將軍將兵以從眾稍合至萬人移

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

漢中王嘉薦校尉賈復及陳俊於大司馬秀秀以復爲將軍俊

爲掾

現官屬

秀舍中兒犯法軍市令祭遵格殺之秀怒命收遵王

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眾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

也乃以爲刺

說也

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

防也

祭遵吾舍中兒犯法

尙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耿弇以上谷漁陽兵行定郡縣會大司馬秀於廣阿秀以其將

寇恂吳漢等爲將軍夏四月進拔邯鄲斬王郎薊中之亂耿弇

與大司馬秀相失北走昌平

今順天府昌平縣

說其父况擊邯鄲寇恂

曰大司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可歸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眾

邯鄲不足圖也况遣恂約彭寵寵吏吳漢蓋

蛤

延王梁亦方勸

寵從秀會恂至乃發步騎三千人以漢延梁將之恂還與長史

景丹及弇將兵與漁陽軍合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以下三萬級

漢光武
帝

會大司馬秀於廣阿秀以丹等皆爲偏將軍加况寵大將軍四月進軍邯鄲連戰破之五月拔邯戰郎走追斬之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醒會諸將燒之曰令平聲

反側子自安秀部將吏卒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馮異也爲人謙退不伐勅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上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丙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馮異大破赤眉於嶠底賊眾東走帝勒軍宜陽降之得傳國璽綬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且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眾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猝起衣服相亂赤眉

不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崤底

崤山名在河南府永
甯縣東西二崤相去

三十五里
底下也

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勞

去聲

異曰始雖垂翅

廢去聲

回谿

在永甯縣

終能奮翼澠池

在澠池縣

可謂失之東隅

日出處

收之桑榆

日入處

赤眉餘眾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

大軍驚震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眾降陛下何以待之

帝曰待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降上所

得傳國璽綬赤眉眾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厨皆賜食明旦大陳

兵馬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徐宣

等叩頭曰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懼誠喜無所恨也帝

曰卿所謂鐵中錚錚

爭○金聲也

備

齊等攬○

中佼佼者也賜樊崇等

洛陽田宅帝憐盆子以爲趙王

漢同姓名良

郎中

耿弇拔祝阿濟南臨菑與張步戰大破之帝勞弇軍步斬蘇茂

以降齊地悉平○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

今濟南府

又令兵屯祝阿

今濟南府禹城縣

弇渡河先擊祝阿拔之費

邑將精兵三萬餘人來合戰大破之斬邑遂定濟南

今山東濟南府時

張步都劇

漢縣故城在山東青州府壽光縣

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

漢縣

故城在臨菑縣

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

今青州府臨菑縣

相去四十里弇

進軍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菑名雖

大而實易攻遂攻臨菑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將其衆

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

兵二十萬至臨菑大城東攻弁弁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至暮罷弁明且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弁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弁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待也上來弁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醜詩○以筐或草涉酒而去其糟也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

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弁知步困將退

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

鉅昧水

在青州府樂安縣

上僵姜

尸相屬祝

步還劇後數日車駕至臨

菑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弁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

漢王丁酉三年

遣韓信擊齊未至王遣酈食其說降之齊王田廣解其歷下軍韓信用蒯徹計襲破之

今將軍攻祝阿以

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勛

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

合

謂疏濶而不易副

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遣幸劇耿弇復追張步蘇茂

將萬餘人來救之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

斬茂詣耿弇軍門肉袒降封步爲安丘

今青州府安丘縣

侯齊地悉平

弇振旅

振止旅衆也言戰罷而止其衆以入也春秋傳出曰治兵入曰振旅

還京師弇爲將凡平

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焉

秋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

西城上邽

若下便

可將兵南擊蜀虜

公孫述

人苦不知足既平隴

今陝西鞏昌府隴巽都此

復望

蜀

今四川成都府公孫述都此

每一發兵頭須爲白

初隗囂將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進幸汧遣寇恂徃降之恂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冬十一月公孫述引兵出戰吳漢擊殺之延岑以成都降蜀地悉平臧宮軍咸陽門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扼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軍士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

述兵大亂高午奔陳刺述洞胸墮馬死延岑以城降吳漢夷述

妻子盡滅公孫氏並族延岑

漢明帝

西域諸國遣子入侍竇固使假司馬

假者權攝之義

班超

班固弟

與從事

大將軍屬官

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

後忽更踈懈超謂其官屬曰此必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

明者覩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

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

吏士三十六人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

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

破胆功成事立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

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初

夜

初更時

超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

舍後約曰見火燃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眾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廣叩頭願屬

漢無二志遂納子爲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並求更

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

司馬

大將軍屬官有司馬一人

令遂前功固復使超使于賓是時于賓王廣

德雄張

去聲○心自侈大也

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于賓廣

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

秋七月北匈奴大入雲中○猶夏書寇此其書入何譏也何為譏之兵端自我始也故廉范破虜

不北匈奴大入雲中今山西大同府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眾少欲

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焚

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

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躡各○藉籍○死者千餘人由

此不敢向雲中

瓊山丘氏曰廉叔度者廉頗後裔也守雲中而破匈奴之寇守蜀郡而興五袴之謠此特宦業之常耳其平生懿行人所難及者有三焉年十五迎父喪于蜀蜀郡守乃其父故吏厚資送范范不受扶父棺同溺水得救僅免一也為

鄧融之功曹融被獄范變姓名爲獄卒衛侍融至死竟不言而又墓融乃去二也業師薛漢坐楚王謀反事誅莫敢視者范獨往歛之至觸顯宗之怒而叩辨以免三也噫范之孝義可謂其愚不可及矣但依託實憲得無愧哉

西域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已校尉關寵車師叛與匈奴共

圍耿恭詔酒泉太守段彭將兵救之○

王者不勤遠畧非惡廣地也以其無益於事耳

自孝武圖制匈奴通西域以耗中國世祖鑒之閉關謝質西邊自是無事蓋二十有年有質固者始遣使班超故前年書西域遣子入待至是甫三載即有攻沒都護之舉紛紛遂復多事然則西域之於中國果何補耶即綱目之所書合前後而觀之則得失之分瞭然在目不待辯而明矣焉烟者奇龜茲○俱或者猶以班超爲奇功豈不過哉西域國攻沒

都護陳睦北匈奴圍關寵

時爲已校尉屯車師前王部柳中城

於柳中城會中國

有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恭率士眾禦之

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

愷○甲也

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誠同生

死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委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關竈上書求救帝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燉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以救之

漢安帝

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爲武都

今陝西鞏昌府階州

太守羌眾數千

遮詡于陳倉

今陝西鳳翔府寶雞縣

嶠谷

在河南河南府永甯縣北即嶠山也

詡即停車不

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

抄畧也

傍縣詡因

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而

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詔曰虜眾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眾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贖見

現

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

千而羌眾萬餘攻圍赤亭

在鞏昌府隴西縣

數十日詔乃令軍中強弩

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力急攻詔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

石

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詔因出城奮擊多

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眾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詔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

人于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賊由是敗

散詔乃占相地勢築營壁

軍

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關

通水運視事二年人足家給一郡遂安

漢靈帝

中平元年春二月黃巾賊張角等起初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

術教授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角遂

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

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

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以中常侍封諂徐

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

於是收元義車裂詔三公司隸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事角道

者誅殺千餘人下冀州

今直隸正定府冀州

逐捕角等知事已露馳勅諸

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識

至

角自稱天公將軍弟寶稱地公

將軍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劫長吏逃亡旬日之間天下響應

夏五月皇甫嵩朱儁與騎都尉曹操合軍討三郡黃巾破平之

朱儁與賊波才戰敗賊遂圍皇甫嵩於長社依草結營會大風

嵩勅軍士皆束苜炬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

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奔擊賊陳陣賊驚亂奔走會騎都

尉沛國今江南徐州曹操將兵適至合軍與戰大破之斬首數萬遂

討汝南今河南開封府陳州陳國今河南開封府陳州黃巾皆破之三郡悉平

荀攸勸曹操自擊布操圍下邳久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

勇而無謀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

之布可拔也乃引沂夷泗一水名灌城月餘布益困迫乃降布見

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領臧之首肯也操謂宮曰奈卿老母妻子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爲之涕泣並布順皆縊意殺之召宮母養之終其身嫁宮女撫視其家皆厚於初張遼臧霸等皆降

漢獻帝

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遣兵擊之○初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袁紹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雷震備因曰

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种輯等同謀會操

遣備邀袁術備遂殺徐州

今江南徐州

刺史留關公守下邳

批○今江南淮

安府邳州

身還小沛

今徐州沛縣

郡縣多叛操爲備備眾數萬人遣使與

袁紹連和操遣長史劉岱擊之不克備謂曰使汝百人來無如
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操還官渡紹乃議攻許二月進軍黎陽紹遣顏良攻白馬操引

軍兼行趨

同趨

白馬良來逆

迎也

戰關某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

萬眾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

而西紹渡河追之沮

趨

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

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紹軍至延津

在直隸大

名府南操陳輜重

載衣物車

二敵率將縱擊大破之斬紹騎將文

醜醜良皆紹名將再戰禽之紹軍奪氣初操壯關某之爲人而

察其無留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某歎曰吾極知曹公待吾厚

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

耳遼以報曹操操義之及殺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某盡封

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

其主勿追也

操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

遂與魯肅俱詣孫權見於柴桑

今江西九江府德化縣

說曰海內大亂將

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

難畧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
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
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
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
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
不辱况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安能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
不能舉全吳之地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
操者然豫州新敗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
戰士還者及關某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
人曹操之眾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

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

縞之精白者曰縞曲阜之俗善作之尤爲輕細故謂之魯

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

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時操遣去聲權書曰近者

奉辭伐罪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失色張昭等曰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荆州水軍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密言於權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

大事願早定大計時周瑜受使至番

婆陽

今江西饒州府鄱陽縣

肅勸權

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割據江東
兵精足用當橫行天下爲國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
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爲操後患而操舍
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橐草驅中國士眾遠
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
冒行之將軍爲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
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
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尙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
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劍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有
復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因撫瑜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

心子布

張昭字

元表

秦松字

各顧妻子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

魯肅字

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

卿與子敬程公

程普

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載資糧爲卿後

援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

尉助畫方略劉備望見瑜船乘單舸往見瑜問戰卒有幾瑜曰

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進與操遇

於赤壁

山名在武昌府城東南

時操軍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

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操

軍方連船艦

戰船也

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

同艦

衝同戰船

鬪艦十艘

船之總名

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

備走舸繫於幕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
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
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
船延及岸上營落項之烟燄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瑜等率
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潰操引軍走劉備周瑜水陸並
進追至南郡操軍死者大半操乃留曹仁守江陵
今荊州府
江陵縣樂
進守襄陽引軍北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
仁相拒

龍州李氏曰舉江東之力足以抗天下之全師者赤壁之
戰爲之張本也當漢之季曹操長驅數十萬眾而下江陵
目中已無吳越尙賴江東諸將忠奮激烈出而與劉豫州
等合謀併力一舉而焚之於赤壁之下當此之時老瞞祿

魄顛沛瀕死僅能乘此之銳蹶彼之困而併力中原則彼眾可盡得而操可生虜惜夫孫劉不知出此也於是關某周瑜雜處南郡劉豫州亦駐兵公安聚三雄於荊州而縱曹操於河內則是曹操以荊州爲餌而漁天下也且荊州吳蜀之衝孫劉爭之固也然愚以爲孫劉之爭荊州當爭於赤壁未戰之前不當爭於赤壁既勝之後奈何赤壁既勝之後終不肯越荆襄一步以向中原今日借荊州明口索荊州今日奪荊州明日分荊州六七年間以一荊州之故內自相攻而中原國賊乃置之度外此果何爲者哉然後知赤壁之役所以不能遂入中原者非江東土綿力薄之罪而孫劉縱敵以爭荊州之罪也

馬超韓遂等反秋曹操擊破之諸將問曰初賊守潼關渭北

渭水

之道缺不從河東擊馮

平翊

今西安府同州

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

渡何也操曰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

今山西汾州府

未可

渡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眾南守而西河之備虛故吾得取

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連車樹柵折爲甬道而南

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使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法正至荊州陰說備取益州備疑未決龐統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爲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以爲然乃留諸葛亮

關某等守荊州自將步卒數萬而西巴郡

今四川重慶府

太守嚴顏拊

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至涪

涪○今四川成都府綿州

璋率兵三萬往會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備比到葭萌

今四川保甯

厚樹恩德以收眾心

府廣元縣

十二月劉備據涪城○

袁術書據南陽曹操書據兗州皆罪之也此其書據何傳曰行一不義而得天

下不爲也綱目於是不得爲備隱矣

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晝夜

兼道徑襲成都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

彊兵據守關頭聞數諫璋便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

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二子喜必來見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

成都此中計也還退白帝

城名在四川夔州府治東

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

下討也若沈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救矣備然其中計召懷沛
斬之勒兵徑至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

操自長安出斜

邪谷

在陝西漢中府鳳縣

軍遮要

地名在斜谷南

以臨漢中劉備

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

即漢中

矣乃歛眾拒險終不

交鋒操運米北山

在鞏昌府階州治北

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

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遂前突其陣且鬪且

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

有伏引去雲以勁弩射

石

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水死者

甚多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五月操引兵還長安備遂有漢中

冬十月孫權使呂蒙襲取江陵魏王操率師救樊關某走還權

邀害之十二月蒙卒○

周瑜張紘魯肅卒皆書官於是蒙爲都督則其卒也不具官何罪蒙也劉孫同

仇而蒙首發相吞之謀此魏之所以益強而漢之所以不復也故關某之還書邀害之以甚孫權而蒙之死不書官自許

以南徃徃遥應關某某威震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蔣濟曰劉備孫權外親內疏關某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初魯肅嘗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某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以爲某素驍雄有兼井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關某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不如取某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爲守也權善之權嘗爲其子求婚於某某罵其使不許至是蒙上疏曰某討樊而多留備兵

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眾還建業以治疾爲名某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某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吸召蒙還蒙至都

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而未有遠名非某所忌無復是過也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代蒙蒙至陸口爲書與某稱其功美深自謙

抑某意大安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啓形狀權遂發兵襲某以蒙爲大督曹操使徐晃黃上屯宛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以助曹仁孫權爲

賤與操請以討某自効及乞不漏令某有備羣臣咸言宜密之董昭曰軍事尙權宜內露之使某聞權上而還自護則圍遠解

某聞猶豫不能去徐晃攻某破之某撤圍退然舟船猶據沔

水在湖廣漢陽府城西南呂蒙至潯陽今江西九江府德化縣盡伏其精兵鱗溝艦

鹿船名○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某所置江邊屯候盡

收縛之麋芳傅士仁素皆嫌某輕已於是即降蒙入江陵釋于禁得關某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

求取蒙麾下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開上聲甲也蒙猶以為

犯軍令垂涕斬之於是軍人震慄道不拾遺關某走還

夏六月吳陸遜進攻猓亭諸軍敗績帝還永安今四川夔州府奉節縣帝

自巫峽在夔州府巫山縣建平即巫山縣連營至夷陵今荊州府夷陵縣界立數十

屯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

漢昭烈帝

營吳將助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帝知計不得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之者以此故也遜將進攻漢軍諸將曰攻當在初今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彼更耕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既

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

拮

角

左傳襄公十四年

之諸戎輸之言晉執其角以

擊上戎戾其足以亢下也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

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帝升馬鞍山

在夷陵州西北

陳兵自繞遜促

兵四面蹙之士崩瓦解死者萬數帝夜遁僅得入白帝城

在夔州府

治舟滅軍資略盡帝大慚恚曰吾乃爲陸遜所折辱豈非天邪

初諸葛亮與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是正已卒亮歎曰孝直法正字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行必不危矣

秋七月丞相亮討雍閩斬之遂平四郡亮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嶲見上入斬雍閩等孟獲素爲夷漢所服收餘眾拒亮亮募生

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間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祇如此即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入滇滇池在雲南府城南益州永昌牂牁越

嶲四郡皆平永昌即今雲南永昌軍民府

初魏以夏侯淵子楙都督關中至是丞相亮將伐魏與羣下謀

之司馬魏延曰懾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褒中今陝西漢

中府褒城縣出循秦嶺在西安府藍田縣界而東當子午谷名在西安府城南一百里谷中路連南

北故名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今西安府長安縣樹聞延奄忽也至必棄

賊走比東方合聚尙二十許日而公從斜邪在漢中府鳳縣來亦足

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今西安府咸陽縣以西可定矣亮以此爲危

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今陝西鞏昌府十全必克而無虞故

不用延計乃率大軍攻祁山在鞏昌府西和縣北亮使參軍馬謖速督諸

軍與張郃戰于街亭在鞏昌府秦州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

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亮乃拔西縣故城在鞏昌府秦州千餘

家還漢中初亮以謖才術過人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曰謖言

十一日... 軍旅

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以爲然引讓參軍事每與談論自晝達夜至是乃收殺之而自臨祭爲之流涕撫其遺孤思若平生

右將軍亮聞曹休敗魏兵取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爲疑亮言於帝曰先帝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才弱敵彊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

正月亮攻祁山又務

於東

八月吳敗曹休

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且高帝明並日月謀臣

淵深然涉險被創

昌○傷也

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

良平

張良陳平

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

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

論安危言計策

動引聖人羣疑滿腹眾難塞

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

坐以致大

遂并江東

繇朗皆守一隅以致

敗者故引以證蜀

此臣之未解二也臣到漢中中間期年已喪趙雲等

及曲

部曲

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所糾

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

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三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

則住與行

謂守與戰

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

支久此臣之未解四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兵敗于楚操追備及

於當陽之長阪

曹操附手謂天下已定矣然先帝東連吳越

赤壁

備棄妻子走

進兵圍成

破西取巴蜀都取劉璋

舉兵北征夏侯授首

斬夏侯淵

此操之失計

而漢事將成矣其後吳更違盟關某毀敗

孫權遣呂蒙襲關定荆州

穉子歸

今荆州蹉跌

備耻關之沒自將伐權進軍秭歸後爲陸遜所敗

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

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

逆視也十二月引兵數萬出散關

在陝西鳳翔府寶雞縣

圍陳倉

即寶雞縣不

克亮糧盡引還魏將軍王雙追亮亮擊斬之

丞相亮至郿

有今陝西鳳翔府郿縣

軍於渭水

在鳳翔府寶雞縣南

之南司馬懿引

軍渡渭背水爲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

今陝西西安府武功縣

依山而東誠爲可憂若西止五丈原在郿縣西諸將無事矣亮果屯

五丈原亮以前者數明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

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

私焉

致堂胡氏曰司馬懿之言譎也實畏孔明屯五丈原又憚於逆擊故爲此語以安其下爾孔明此舉蓋不復爲退計矣親統大軍入他人境久駐而魏師不敢攻雜耕而居民無所苦三代之兵若時雨孔明其庶幾矣或譏其短於將

畧誤矣

丞相亮八月薨長中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懿懿追之姜維

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逼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

然後發喪百姓爲去聲之語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司馬懿字懿聞之笑

軍旅

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

其法詳綱目集

覺至是懿案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

在漢中府城西

不

及而還初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欲請兵萬人與

亮異道會於潼關

在西安府華陰縣東

如韓信故事亮不許延常謂亮怯

不能盡用已才儀爲人幹敏亮每出軍儀規畫分部籌度糧穀

咸取辦焉延性矜高當時皆下之惟儀不假借延以爲至忿亮

病篤作退軍節度令延斷

短

後姜維次之亮薨延曰魏延何人

當爲楊儀作斷後將乎儀等案亮成規引還延率所領先歸逆

擊儀等儀遣將斬之夷三族

漢後帝

是時姜維數出兵蜀人愁苦推周作仇國論諷之曰或問徃古

能以弱勝強者其術何如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小取多句踐恤眾以弱斃強此其術也或曰曩者項強漢弱約分鴻溝各歸息民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曰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仗劍鞭馬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於是豪強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

晉武帝

羊祜歸自江陵

今荊州府江陵縣初晉造羊祜出江陵散步闢

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

交兵刻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師有欲進謁計者輒飲去聲以

醇酒使不得言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遊

獵常止晉地所得禽獸或先爲吳人所傷者皆送還之於是吳

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去聲命常暹抗遣去聲祜酒祜飲之

不疑抗疾祜與之成藥已合成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

酖朕去聲人羊叔子祜字哉抗告其邊戍恕曰彼專爲德我專爲

暴是不戰而自服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

致堂胡氏曰人臣之義無私交羊祜務以德信懷吳人與陸抗使命常暹美則美矣而非將軍師保境土之正法也故君子以羊祜陸抗交歡邊境方之華元子反私平於下而蔑其君仁人正諫而不謀利法固如是乎六一居士評

羊祜襄陽去思之美曰元凱以其功叔子以其仁蓋亦未
知仁之爲道夫慈愛寬厚特仁之一事耳且原祜之心誠
非爲私君子猶以爲不可有如吳人臣晉而陸抗行之公
爲交驩陰有通遺安知其非借勢於晉以固其權取必於
吳而脅其主耶故君子於祜之事正之所○公羊傳宣公
以謹禮於微訓後世臣子無外交之義也十五年楚莊
王圍宋楚司馬子反問宋華元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
矣易子而食之折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吾軍
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反於莊王引師
而去之經書曰宋人及楚人平六一居士歐陽修也元凱
字杜預

太康元年春諸軍並進吳丞相張悌迎戰死之三月龍驤將軍

王濬以舟師入石頭吳主皓出降○

書死之予節也未有書迎戰者書迎戰死之重予之

也書入石頭何未及國也而皓出降與他不死社稷者又異矣

正月王渾出橫江

在江都和州城東所

向皆克二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

故城在湖南荆州府歸州

監盛紀吳人於

江磧迹○水渚有石曰磧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

置江中逆拒舟艦濬作大筏罰○編竹爲之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

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著丈入聲筏而去又作

大炬渠上聲○東蘆爲之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

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遂克西陵今荆州府夷陵州荆

門山名與虎牙山相對在荆州府宜都縣夷道今宜都縣杜預遣牙門周旨等帥奇兵

八百夜渡江襲樂鄉城名在荆州府松滋縣東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在荆州府巴東

縣治南吳都督孫歆懼與江陵今荆州府江陵縣督五延書曰比來諸軍

乃飛渡江也預進克江陵斬吳將五延於是沉原湘二水名沅水在湖廣

辰州府城南湘水在以南接於交廣今廣東州郡皆望風送印

湖廣長沙府城西

殺王戎遣羅尚與潘合攻武昌降之預與眾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去聲著丈入聲

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業吳丞相張悌督沈瑩

榮諸

葛靚

靜

帥眾至牛渚

山名在江南太平府城北下有磯曰牛渚去采石磯僅一里

三月渡江

與晉揚州刺史周浚戰大敗於板橋靚欲遁去使迎悌悌不肯靚自往牽之悌垂涕曰仲思靚字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爲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諸葛恪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

以身徇社稷復何道邪靚流涕而去悌遂爲晉兵所殺並斬瑩等吳人大震潘自武昌順流而下吳主遣將軍張象帥舟師萬

人禦之望旗而降吳人大懼時琅邪王佃佃亦臨近境吳主分

遣使者奉書渾濬請降而送蟹殼於佃濬舟師過三山

磯名在太平府

繁昌縣

渾遣信

信平使要聲

與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

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

并兩舟而行也

百里鼓譟入於石頭吳

主皓面縛輿櫬詣軍降

冬十月鮮卑慕容涉歸寇昌黎初鮮卑

東胡種名

莫護跋始自塞外

入居遼西

今北直永平府

棘城之北號慕容部至孫涉歸遷於遼東之

北世附中國數從征討有功拜大單

于

猶漢言天子

至是始叛寇

昌黎

今永平府昌黎縣

自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

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爲民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

彊獠國上聲。獠祖惡貌。歷古爲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漸徙

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南夷出入之防房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

世長策也不聽

晉明帝

六月加司徒王導大都督楊州刺史督諸軍討王敦敦復反秋

七月至江甯帝親征破之敦死眾潰會其黨錢鳳沈充伏誅

晉穆帝

桓溫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漢都今四川成都府李勢悉眾出戰於笮橋笮

索也以竹箐爲橋面以笮爲之在成都府城西表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溫乘

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鬪志勢輿櫬面

縛詣軍門溫送勢於建康振旅還江陵今湖廣荊州府江陵縣詔封勢歸

義侯漢亡

晉帝奕

王猛之發長安

伐燕

也請慕容令

子 參其軍事

以爲鄉

向 導將

行造慕容垂飲酒從容謂曰今當遠別卿何以贈我使我觀物

思人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使詐爲垂使

去聲

者謂

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讎秦主心亦難知

聞東朝比來悔悟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

可審覆乃奔燕軍猛表令反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

今陝西西安府藍田

縣

爲追騎所獲秦王堅勞

去聲

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

心不忘本亦各其志然燕之將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

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爲過懼而狼狽

狽無前足附狼而行故人奔遼

無措者謂之狼狽

如是乎待之如舊燕人以令叛而復還疑爲反間

諫

徙之沙城

在龍城東北六百里

司馬溫公曰敵國材臣來爲己用進取之良資也慕容垂材高功盛無罪見疑窮困歸秦故秦王堅禮之以收燕望親之以盡燕情寵之以傾燕眾信之以結燕心未爲過矣猛何汲汲於殺垂至乃爲市井鬻賈之行有如嫉其寵而護之者豈雅德君子所宜爲哉

秦王堅留李威輔太子自帥精銳

胃

十萬赴鄴燕主暉與慕容

評等奔龍城堅入鄴宮使將軍郭慶追暉及於高陽

今直隸保定府高陽

縣執以詣堅詰

乞

其不降之狀對曰狐死首丘

首頭向也植弓狐死正丘首仁

也注丘者狐所窟藏之地及死而猶正其首以向丘不忘其本也故以仁目之

欲歸死於先人墳墓耳

堅哀而釋之令還宮帥文武出降燕亡評之敗也暉疑梁琛知秦謀收繫獄至是堅召釋之謂曰卿不能見幾而作反爲身禍

晉孝武帝

可謂智乎對曰臣聞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現者也易繫辭下傳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如臣愚暗實所不及然爲臣莫如忠爲子莫如孝是以烈士臨危不改見死不避以徇君親彼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顧家國臣雖知之尙不忍爲况非所及耶

秋八月秦王堅大舉了寇詔征討都督謝石冠軍將軍謝元等

帥師拒之○秦王堅下詔大舉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次慕容垂

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姚萇長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

軍慕容紹言於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

也堅遂發長安

秦都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

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九

月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

潁水之口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

詔以謝石

安之子弟

爲征討大都督謝元

安之侄

爲前鋒都督與將軍謝炎

鹽上聲安之子

桓伊胡彬等督眾八萬拒之時都下震恐元入問計於謝安安

夷然

猶怡然也

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遂命駕出遊山墅

汝○墅田廬也

親朋畢集與元圍碁別墅安碁常劣於元是日元懼便爲敵手

而又不勝安遂遊陟

陟登也遊山登高也

至夜乃還

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

今江南鳳陽府壽州

克之梁成等屯於洛澗

二水名俱

在河南河南府洛陽縣

柵拆

淮以遏東兵謝石謝元等憚不敢進堅引輕

騎八千兼道就融遣朱序

四年春秦陷襄陽執刺史朱序以歸拜度支尙書

來說稅石

等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眾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

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十一月

元遣劉牢之率精兵五千趨

趣

洛澗成阻澗爲陳

陣

以待之牢

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斬之分兵斷

知

其歸津秦步騎崩潰

會

赴淮死者萬五千人於是石等水陸繼進堅與融登壽陽城望

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

在鳳陽府壽州西北二十五里淝水之北淮水之南

漢淮南王安與其賓客八公學仙於此故名

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勦

敵何謂弱也憊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

源出鳳陽府宿州龍山湖東流入淮而

陳元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

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

將皆曰我眾彼寡不如過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使半

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茂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秦
兵遂退不可復止元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畧陳欲以帥退
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元等乘勝追擊至於青岡

城名在壽

州秦兵大敗自相蹈藉

籍

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

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
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眾遂大奔序因
與張天錫皆來奔復取壽陽堅中

去聲

流矢單騎走至淮北

中山饑甚魏王珪進攻之太史令鼂

潮

崇曰不吉紂以甲子亡

謂之疾日珪曰紂以甲子亡武王不以甲子興乎遂進與慕容

麟戰於義臺

在正定府新樂縣

大破之

晉安帝

桓元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何慮之深元曰

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儋

旦。兩。髡。曰。儋。

石之儲擄蒲一擲百

萬何無忌酷似其舅

劉牢之

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劉毅何無忌劉道規帥眾自尋陽西上與桓元遇於崢嶸州

在湖

廣武昌府武昌縣

道規麾眾先進毅等從之乘風縱火盡銳爭先元眾

大潰元挾帝單舸

歌

西走入江陵毛璩

渠。益州刺史。先年起兵討元

之弟子

修之為校尉誘元入蜀會璩弟甯州

今雲南雲南府

刺史璩

煩

卒官璩

使兄孫祐之帥數百人送其喪遇元於枚回洲

質實云未詳處所

迎擊

之督護馮遷抽刀而前元曰汝何人敢殺天子遷曰我殺天子

之賊耳遂斬之乘輿反正於江陵

劉裕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帥精銳胃步歸聞何無忌敗死捲甲兼行將濟江風急眾咸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不然覆溺何害即命登舟舟移而風止四月至建康

冬十月劉義真殺其長史王修闕中大亂十一月夏王勃勃陷長安義真逃歸

南北朝
宋文帝

檀道濟等食盡自歷城還士有亡走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眾恟懼將潰會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以降者為妄而斬之道濟引兵徐出魏人以為有伏兵不敢逼道濟全軍而返

檀和之等拔區粟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

無際宗慤曰吾聞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

象果驚走和之遂克林邑陽邁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之寶不

可勝升計慤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櫛職蕭然

魏人凡破南兗治廣陵今江南揚州府徐治彭城今江南徐州府兗治魯郡今山東豫治

陽今江南鳳陽府壽州青治臨淄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冀治歷城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六州殺掠不

可勝升計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槩矛屬上盤舞以爲戲所

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宋

主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是以將帥趨咨起疽行不

貌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

蕭條元嘉之政衰矣

南北朝
梁武帝

梁天監六年
魏正始四年

春三月梁將軍曹景宗豫州刺史韋叡

唐

大敗魏

師于鍾離

○

於是敵受景宗節度書景宗可也並書韋叡何嘉二將也非景宗之能謀韋叡之能讓不致是矣並

書二將所以著師克之在和也

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等眾數十萬攻鍾

離

今江南鳳陽府臨淮縣

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

在鳳陽府舊府城東北淮

水兩岫爲橋樹柵

拆

數百步跨淮通道城中纔三千人昌義之

北徐州刺史初梁修鍾離城勅義之爲戰守之備

隨方抗禦二月梁主命豫州

治鳳陽府壽州

時遷治合肥

刺史韋叡救鍾離受曹景宗

先是梁主命景宗都督諸軍救鍾離

節度叡

自合肥

今江南廬州府合肥縣

由陰陵

山名在江南和州城西北

大澤行至澗谷輒飛

橋以濟師人畏魏兵盛多勸緩行叡曰鍾離鑿穴而處負戶而

汲

負門汲水以禦流矢

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魏人已墮我腹中

卿曹

輩也

勿憂也旬日至邵陽梁主豫救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

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梁主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梁

主命景宗等豫裝高艦

咸上聲
戰船

與魏橋等爲火攻之計叡攻其

南景宗攻其北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馮道根等乘艦擊

魏洲上軍盡殪

意殺也

別以小船載草灌膏焚其橋風怒火盛烟

塵晦冥死士拔柵斫

酌也
斬也

橋倏忽俱盡道根等身自搏戰軍

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

會

英脫身走大眼

亦焚營去義之德景宗及叡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

戲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羣帥爭先告捷叡

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

南北朝
梁元帝

魏遣柱國于謹中山

今直隸正定府定州

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忠將兵五

萬伐梁武甯

今荊州府宜都縣

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領軍胡僧祐黃

羅漢曰二國無隙必應不爾乃復使王琮使魏于謹至樊

城名在湖

廣襄陽府城

鄧今河南南陽府鄧州

梁王營帥眾會之梁主乃停講

停講老子

戒嚴

整兵也

琛至石楚

質實云未詳處所

馳報羅漢曰境上帖然前言皆

兒戲耳梁主乃復講百官戎服以聽徵王僧辯

去年遣還建康

爲大都

督命陳霸先

去年遣還京口

徙鎮揚州

治江甯府即建康也

十一月魏軍濟漢

漢水

在湖廣漢陽府城北

梁主出城

荊州府江陵縣城也

行柵挿木爲之周六十里魏軍

至柵下于謹令築長圍中外遂絕梁主巡城猶口占

去聲。占隱度也

度其辭口以授人曰口占

爲詩羣臣亦有和者梁主又裂帛爲書趣

促王僧

辯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魏悉眾攻柵反者開西門納魏師

梁主退保金城

質實云未詳處所

日暝聞城陷梁主乃焚古今圖書十

四萬卷以寶劍擊柱折之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命御史中

丞王孝祀作降文梁主遂白馬素衣出門督使鐵騎擁之入營

囚於烏幔之下或問梁主何意焚書梁主曰讀書萬卷猶有今

日故焚之十二月魏人殺梁主及愍懷太子元良等

南北朝
陳宣帝

正月朔齊主緯傳位于太子恒周師圍鄴緯出走周主入鄴齊

丞相高阿那肱引周師追緯及恒獲之遂滅齊三月齊東雍州

行臺傅伏降周初周主招齊東雍州刺史傅伏不從周主自鄴

還至晉州

今山西平陽府

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水

源出山西太原府嵐州至

平陽府安邑縣西
南入河○嵐音虜

召伏伏隔水問至尊何在阿那肱曰已被擒

矣伏仰天大哭帥眾入城於聽事

中庭也

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

出降周主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對曰臣三世爲齊臣食齊
祿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爲臣當如此乃以所食
羊肋骨賜伏曰骨親肉踈所以相付遂引使宿衛授上儀同大
將軍

隋高祖

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熲對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
量彼收穫之際微微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廢其農時
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
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江南土薄舍多茅竹

儲積皆非地窖

教

當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

出數年財力俱盡矣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隋主謂高頰曰我

爲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

整

之乎命太作戰船人請密

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梯

費。創於江曰下木片

於江曰

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時江南妖異特眾臨平湖草叢塞忽

然自開陳主惡之乃自賣於佛寺爲奴以厭

煙入聲之鎮也

隋高帝

隋高祖文皇帝開皇九年春正月總管賀若弼韓擒虎進軍滅

陳獲其主叔寶○正月朔陳主會朝大霧四塞是日賀若弼自

廣陵引兵濟江韓擒虎自橫江

在江南和州城東南直采石磯渡處

濟采石

山名在江

南太平府城北

守者皆醉遂克之陳主以蕭摩訶樊毅魯廣達並爲都

督司馬消難施文慶並爲大監軍遣樊猛帥舟師出白下城名在江

甯府城既而賀若弼拔京口今江西南韓擒虎拔姑孰今江西南於

是弼自北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進據鎮

山在江甯府東比晉王廣遣總管杜彥與韓擒虎合軍屯於新林浦名在江甯

甯府西南陳人大駭降者相繼陳主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在江甯府東

任忠樊毅孔範蕭摩訶軍以次而北互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

知韓擒虎自新林進軍任忠帥數騎迎降於石子岡在江甯府南引

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主皇遽從宮人十餘出景陽殿在江甯府上元

縣治東北五自投於井即景陽井一名胭脂井後人名爲辱井既而軍人窺井以

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貴妃孔貴嬪同東而上賀若弼乘

勝至樂遊苑

在江甯府北
覆舟山南

燒門而入弼耻功在擒虎後欲令叔

寶作降箋歸已不果晉王廣入建康誅陳都督施文慶等五人

高頰先入建康

陳都今江
南江甯府

晉王廣使人馳告之令留張麗華

張即

貴妃頰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

世說武王令軍士斬紂妃妲己
及臨刑一笑百媚軍士釋然太

公以帛蒙其
面而斬之

此豈可留也斬之廣聞之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

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矣

隋煬帝

七年春二月帝自將擊高麗夏四月至臨朔宮徵天下兵會涿

郡

今直隸順
天府涿州

帝御龍舟渡河遂下詔討高麗敕幽州

即順
天府

總管

元宏嗣往東萊

今山東
萊州府

海口造船三百艘

搜○船
之總名

官吏都役盡

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

疽

死者什三四又敕河南

淮南江南遠近車五萬乘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

谷名

諫大名府澹縣

及洛口

亦倉名

諸倉米舳艫千里往還常數十萬人晝夜

不絕死者相枕天下騷動

秋七月將軍宇文述等九軍大敗於薩水

在遼東都司城東北五百六十里鴨綠江

東平壤城西

而還

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唯二千七百人資械蕩盡

李淵起兵太原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初淵聚於神武

今山西大同府

山陰縣

肅公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元霸元吉一女適太子千牛

備身

千牛備身東宮官名臨汾

今山西平陽府臨汾縣柴紹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

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

歡心晉陽

今太原府太原縣

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静相與同宿見城

上烽火寂歎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人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靜坐與李密連昏

婚

繫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

漢高
光武

之才不能

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

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

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

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恐淵不從久不敢言淵與裴寂有舊每相與晏語文靜欲因寂闕說乃引寂與

世民交世民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世民乘間

閑

乘空
閑處

屏丙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爲戰

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爲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今盜賊徧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

李淵遣世子建成及世民擊西河郡拔之斬郡丞高德儒○西

河郡

山西汾州府

不從淵命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之至西河城下

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

上聲

之曰

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
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慰撫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
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
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

淵軍中糧乏劉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
欲北還裴寂等亦以爲隋兵尙彊未易猝下李密姦謀難測武
周唯利是視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李世民曰今永菽被野

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

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

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倉生當先入咸陽

即關中今西
安府咸陽縣

號令

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

還也

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

一城之地爲賊耳何以自全建成亦以爲然淵不聽促令引發

世民將復入諫會淵已寢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

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眾散於前敵乘於

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

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惟

爾所爲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追左軍復還既而太原運糧亦

至

致堂胡氏曰武王伐商數紂之罪則多矣湯皆有之而紂
弑殺兄則紂之所未有其當討無疑矣李淵聲其大逆不
道之罪而舉兵討之則雖德非成湯亦無愧於自毫之載
世民不必用宮人私侍以劫父也不必詐爲敕書發民以
鼓怨也不必稱臣突厥也不必尊江都而立代王也不必
推獎李密以驕其志也堅守晉陽收召豪傑厚集其眾分
擊二京義聲既震羣盜自下乃遣良將總銳師南指揚土
則不逾旬時罪人斯得天下歸唐其孰能禦之惜乎世民
有安天下之志才足以撥亂而無湯武反身之學劉文静
智謀之士耳裴寂又出其下故雖乘時舉事不旋踵成功
而用智術違義理者多矣

唐高祖

唐發巴蜀兵以孝恭

唐高祖從父兄子

李靖統之自夔州

今四川夔州府

東擊

蕭銑時銑以罷兵營農宿衛纔數千人聞唐兵至倉猝徵兵未

集乃悉見

現

兵出拒戰李靖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

入其外郭大獲舟艦

威上登
戰船

靖使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

獲當籍其用奈何橐以資敵靖曰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橐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澆旬月吾必取之矣援兵見之果疑不進遂圍江陵

突厥入寇至便橋帝出禦之突厥請盟而退

寇未有書至者書至便橋深入也而

帝六騎輕出隔水責之固有以奪人之心矣書曰請盟而退請者何求盟在彼也與前書受盟者大異矣○受盟見上

頡

利突利

亦突厥
可汗號

二可

榼
汗
言天子

合兵十餘萬騎寇涇

京州
今

西平涼
府涇州

頡利進至渭水便橋

即西
渭橋

之北遣其腹心執矢

虜複
思

力名也

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讓

十四
其也

責背盟入寇欲先斬思力思力懼乃囚之上乃自與高士廉

房元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思力不返而上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麾諸軍使却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叩

同扣

馬固諫上曰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者以我國

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也我若示之以弱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震曜軍容使知必戰虜既深入必有懼心與戰則克與和則固制服突厥在此舉矣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斬白馬與盟於便橋之上突厥引兵

退

唐太宗

更命統軍別將爲折衝果毅都尉

改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別總號折

衝府折衝者所以折兵衝也左傳曰殺敵爲果敵果爲毅

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

二百六十一皆立諸衛及東宮六率

同帥。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

凡上

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

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每人兵甲糧裝各有數

輸之庫征行給之二十爲兵六十而免能騎射者爲越騎其餘

爲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帥以教戰當給馬者官與直

官與價值

令自當宿衛者番上

更番宿衛

兵部以遠近給番

隨遠近以定番上之制

遠踈

近數促皆一月而更

潘陽石氏曰府兵之制無事則耕於野有事則命將以出師還則兵散於府將歸於衛國無養兵之費臣無專兵之

患故先備謂三代而下兵制之善惟唐之府兵耳猶得寓兵於農之意蓋近古之良法也惜其子孫不能守耳按唐以遠近給番皆一月而更恐太紛擾不若漢以一歲更代者爲善也

唐高宗

李勣拔平壤高麗王藏降高麗悉平○薛仁貴破高麗於金山

在遼東三萬衛西北三百五十里遼河北岸綿亘三百餘里

乘勝將攻扶餘城諸將以其兵

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必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爲前鋒以進與高

麗戰大破之遂拔扶餘城侍御史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上問

諸將孰賢言忠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厲同善持軍嚴整高侃

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沉毅能斷然夙夜小心忘身憂國皆莫及

李勣也勣等進攻大行城拔之諸軍皆會進至鴨綠柵

在遼東都司城

東五百六十里

破之圍平壤

高麗都在鴨綠江東

月餘高麗王藏

高麗王藏降高

鴨綠江之東

麗悉平冬十二月置安東都護府

分高麗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餘戶爲九都督府四

十二州百縣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之擢共首帥有功者爲都督刺史縣令與華人參理以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總兵

二萬人以鎮撫之

唐中宗

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眾心憤惋會柳州

今廣西柳州府司馬

英公李敬業及弟敬猷唐之奇駭賔王杜求仁魏思溫皆失職

怨望乃謀起兵矯詔殺揚州

今江南風陽府壽州

長史開府庫赦囚徒旬

日間得勝兵十餘萬復稱嗣聖元年敬業自稱匡復上將移檄

吸

州縣略曰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

陳猶後列也武氏嘗充太宗才人故云

嘗以更衣入侍泊

忌也

乎晚節穢亂春宮

即東宮謂高宗也

密隱先帝之私隱圖後庭之嬖踐元后於葦

揮翟后之

祭服量程即雉也刻繪
為雉形而五采畫之

陷吾君於聚麀

倂。聚猶共也獸之乳者曰麀曲禮夫惟禽獸

無禮故爰

殺姊韓國

屠兄從兄

弑君

高宗苦頭重侍醫秦鳴鶴請刺頭出血可愈武后不

子聚麀欲上疾愈怒曰此可斬也乃

酖

母

殺王

欲於天子頭出血尋帝崩

酖

母

皇太后人神之所同嫉天

地之所不容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室賊之

宗盟委之以重任一坏之士未乾干六尺之孤何在太后見之

問誰所為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

使之流落不偶乎遣左玉鈐指衛大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

以討敬業追削其祖考官爵發冢斲棺復姓徐氏

敬業福世勳本姓徐唐賜

李姓

唐元宗

上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

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
厲磨也以穀飼馬曰秣左傳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快將

三十三年束載厲兵秣馬矣

軍董延光請行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
如其所欲李光弼曰大夫以多殺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
今以數萬眾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
子之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
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眾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
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
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

別駕長史司馬
通謂之上佐

忠嗣豈以數

萬人之命易一官乎光弼曰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

也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敕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鞠之上聞哥舒翰名召見悅之以爲隴右節度使翰之入朝也或勸多齎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尙存王公必不冤死如其將喪多賂何爲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力陳其冤上感悟貶忠嗣漢陽今湖廣漢陽府太守

華陽范氏曰王忠嗣可謂賢將矣不爲無益害有益不以所得易所亡不顧一身之危而惜士卒之命其可謂賢將矣然忠嗣知石堡之不可取莫若固守前議均之得罪不亦宜乎既黽勉奉詔而復撓其謀使讒人得以箝口豈忠嗣思之未至耶

令狐潮圍雍丘張巡擊走之○令狐潮圍雍丘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去聲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

危城欲誰爲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墜城下。潮兵爭射，石之，得矢數十萬。其

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附潮營。潮軍大

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

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石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

人使謀迭之今問之，乃大驚。遣調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

之細作

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
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自是數擊破賊軍
分別其眾凡胡兵悉斬之協從者皆令歸業旬日間民去賊來
歸者萬餘戶

唐肅宗

上問李泌今敵疆如此何時事定對曰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
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
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
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
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執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
慶耳願勅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西京長安
東京洛陽之道常通陛下軍

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甯爲范陽節度大使

並

傍也

塞

賽

比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

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

尹子奇復寇睢陽張巡擊走之○尹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張巡

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

酬勲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

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

會

明日

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

急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

兗

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

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

苦盪反。俯視也。

城中無所見遂解甲

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

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

石

子奇而

不識剗

鹽上聲削也

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

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走

初關內節度使王思禮軍武功賊安守忠等攻之兵馬使郭英

又戰不利思禮退軍扶風賊游兵至太和關去鳳翔五十里鳳

翔大駭上以子儀爲司空副元帥子儀將兵赴鳳翔賊李歸仁

以鉄騎五千邀之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等伏兵擊之殺傷略

盡安守忠偽遁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驍騎九千爲長蛇陣官軍

擊之首尾爲兩翼夾擊官軍大潰

會

子儀退保武功是時府庫

無蓄積

恣

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聽臨

事注名有至開府特進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是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砌衣去聲金紫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收復西京上勞

去聲

饗諸將遣攻長安謂

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回紇

懷仁可

植汗

寒。猶漢

遣其子葉

攝

護

回紇號太

等將精兵四

言天子

子曰葉護

千餘人來至鳳翔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眾十

五萬發鳳翔俶見葉護約爲兄弟葉護大喜謂俶爲兄至長安

城西陳於香積寺北澧水

源出西安府城南終南山下至咸陽縣入渭

之東李嗣業

爲前軍郭子儀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賊將十萬陳於其北李

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却李嗣業帥

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賊伏精騎於陳

東欲襲官軍之後偵

稱○謀者曰游偵謂之細作

者知之僕固懷恩引回紇

就擊盡殺之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至

酉斬首六萬級賊遂大潰

會

安守忠李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

等皆遁大軍入西京

即長安

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

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
于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孚○係其
人曰俘掠則東

京之人皆爲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
下馬答拜曰當爲殿下徑取東京卽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

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漣

產在西安
府城東

之東軍民胡虜見俶拜者

皆泣曰廣平王直華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俶整衆入

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俶留長安鎮撫三日引大軍東出

廣平王俶郭子儀等收復東京張通儒等收餘眾走保陝

今河南河

南府

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軍子儀

等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子儀等初與之戰不利回紇

音痕

自南山

在河南府城西南

襲其背於黃埃

哀

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

紇至矣遂潰

會

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走僕固懷恩等分

道追之慶緒帥其黨走河北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

十餘人而去許遠死於偃師

今河南府偃師縣

廣平王俶入東京

即洛陽

回紇縱兵大掠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

紇回紇乃止

冬十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河陽大敗之史思明至汴州

今河南

南開封府

節度使許叔冀與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勝西攻鄭州

今河南

封府

李光弼至洛陽

移文

河南尹帥吏民避賊而帥軍士詣河

陽

今河南懷慶府孟縣

光弼夜至河陽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思

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使騎將劉龍仙挑戰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裨將白孝德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因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爲後繼而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

橫流而渡曰亂

半涉懷恩賀曰克矣

光弼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攬轡安閑是以知之龍仙易之慢罵如初孝德瞑目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走隄

低

上孝德追及斬之以歸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思明屯兵於河

清今河南河南府孟津縣

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夕

還河陽留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折曰賊將高庭暉李日

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

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汝

以鐵騎宵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

問曰司空在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死

必矣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

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

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

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思明復攻河陽時光弼

屯中渾

但○城名在孟縣西南

賊將周摯攻之光弼以短刀置韉中曰戰

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敵我自到不令諸君獨死也郝廷玉僕固懷恩更前決戰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眾大潰思明及摯皆遁去

僕固瑒圍榆次其將焦暉白玉攻殺之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眾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渡河北走雲州

都虞侯張維嶽聞懷恩去乘傳

轉去聲○傳驛車

至汾州

今山西汾州府

撫定

其眾殺焦暉白玉而竊其功以告子儀子儀奏維嶽殺僕固瑒

唐代宗

傳驛首詣闕羣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

越深用爲愧又何賀焉命輦

連上聲○人步挽車曰輦

懷恩母至長安給待

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子儀如汾州懷恩之眾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

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諸將請戰郭子儀曰虜深入利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必以吾爲怯而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眾心離矣敢言戰者斬旣而夜出陳於乾陵之南虜始以子儀爲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

吐蕃十萬至奉天京師聞之始罷百高座講召郭子儀使屯涇

陽

今西安府涇陽縣

會大雨旬日虜不能進大掠而去十月復講經吐

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合兵圍涇陽子儀嚴備不戰
時二虜聞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
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
儀曰今眾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
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鉄騎五百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爲

害耳郭晞

子儀

扣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爲虜餌子

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徃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
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
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太師藥葛羅回紇可汗之弟執
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

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
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
怨背恩德而助判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何有今吾挺身
而來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
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

捐棄也館舍也不
欲斥言死故云

中國無主

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
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

升載馬牛雜畜

去

聲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全師而繼好

去

破敵以取富爲汝

之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
今請爲公盡力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

回紇號其妻曰可敦
猶漢言皇后回紇登

里可許妻
懷恩女也兄弟也願勿殺之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爲兩翼稍前

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會長共飲藥葛羅

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酌類地以酒沃地也曰大唐天子萬歲回

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滅

絕盃至藥葛羅亦酌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會長大喜曰軍中

筮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與定約

而還吐蕃聞之夜遁

致堂胡氏曰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郭

子儀輕騎見虜非惟虜不敢害又聽其言講解而去賢於

數十萬眾力擊塵戰之功惟忠信足以感動之而已矣然

忠信非可一日而爲也積之既久行之既著名發於實而

效見乎遠則其音聲容貌亦將有孚於人此回紇諸酋所

曰師貞丈人吉 易師卦象辭師貞丈人吉无咎師兵象子儀其庶幾歟 也貞正也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在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

唐德宗十一月李晟將兵入援渾城擊朱泚破走之奉天圍解○李晟

聞上幸奉天引兵出飛狐道在山西大同府廣昌縣晝夜兼行詔以為行

營節度使泚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時供御纔有糲米粗米

也二斛每伺賊聞夜縋墜人於城外采蕪無菁菁精○菜名又名蔓菁根而

進之李懷光以兵五萬人援至蒲城今西安府蒲城縣李晟亦自蒲津

關名在西安府朝邑縣濟軍於東渭橋馬燧遣其司馬王權及子彙將兵

五千人屯於渭橋泚黨所據惟長安城出戰屢敗泚以為憂乃

急攻奉天造雲梯高廣數丈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恟懼渾城

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城
撫諭之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城中流矢進戰不輟會雲梯輾
地道輪陷不能前却火從地出須臾灰燼賊乃引退於是三門
出兵太子督戰賊徒大敗李懷光引兵西先遣兵馬使張韶齎
蠟表開行從微道而行至奉天值賊方攻城驅使填塹鐵去聲○塹
遶城水也

得閉入城上大喜城中歡聲如雷懷光亦敗泚兵於醴泉泚遂
遁歸長安眾以爲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泚退從臣皆

賀汴

今河南滑今直隸大開封府名府滑州

兵馬使賈隱林進言曰陛下性太急

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息也上甚稱之

李抱真會王武俊於南宮○

韓遊瓌書會重兵也此兩將胥會耳何以書師克在和也於是兩軍

相望尙未相信微抱真忘身徇義單騎往見則西將終未孚而

朱滔之破未可知也然則此一會也

所謂繫天下安危者非過言矣綱目書曰李抱真

會王武俊嘉抱真也

朱滔攻貝州

今直隸廣平府清河縣

百餘日馬寔

攻魏州

今直隸大名府

亦踰四旬皆不能下

初朱滔攻田悅分兵攻貝州及田緒殺悅滔遣馬寔

攻魏

州賈林復爲李抱真說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田悅

被害儻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爲滔有矣魏博既下則張孝忠必

爲之臣滔連三道之兵進臨常山

即恒州

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

常山不守則昭義

即潞州

退保西山

賈實云未詳處所

河朔

河北也

盡入於

滔矣不若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則朱泚不

日梟夷鑾輿反正諸將之功孰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

軍於南宮

今直隸正定府南宮縣

東南抱真自臨洺引兵會之兩軍尙相

疑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命行軍司馬盧元卿勒兵以俟曰今日之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勵將士以雪讎恥亦惟子言終遂行見武俊叙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宗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升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爲兄弟誓同滅賊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謂抱真死矣遂連營而進

李抱真王武俊大破朱滔於貝州

滔夜焚營遁歸范陽○著會南宮之效也故兩將並書

而以抱真先之

六月李晟等收復京城朱泚亡走其將韓文斬之以降○李晟

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召諸將謂曰賊重兵皆聚苑中自苑北

攻之潰

會

其腹心賊必奔亡乃牒

移文也

渾瑊駱元光等領兵刻

期集於城下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方築壘泚兵大至晟縱兵

擊之賊敗走明日晟使兵馬使李演王佖

弼

將騎兵史萬頃將

步兵直抵苑牆晟先開牆二百餘步賊柵斷

短

之萬頃帥眾拔

柵而入佖演繼之賊眾大潰諸軍分道並入賊不能支皆潰張

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眾西走光晟降晟遣兵馬

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

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

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晟遣掌書記于公異作露布

古者每戰克歛使天下聞知乃以版書獲捷之由露之不封上以示布告中外自後魏以來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爲露布

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祗謁寢園鐘簋不移廟貌崔豹古今注廟者貌也所

以術禳先人之容貌如故上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

朱泚將奔吐蕃其眾隨道散亡比至涇州今陝西平涼府涇州纔百餘騎

田希鑿涇原大將是年四月殺其節度使馮河清而附於泚○涇原即平涼府閉城拒之涇卒遂

殺姚令言詣希鑿降泚獨與親兵北走甯州今陝西慶陽府甯州刺史夏

侯英拒之泚將梁庭芬射石泚墜阮中韓文等斬之詣涇州降

傳轉去聲○驛遞首行在詔以希鑿爲涇原節度使

八月馬燧取長春宮遂及諸軍平河中李懷光縊死馬燧與諸

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其守備甚嚴攻之曠日

持久我當身往論之遂徑造城下呼其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曰汝曹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爲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官貴可圖也眾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石吾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爲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燧等遂進逼河中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使人招庭光庭光罵辱之及燧還乃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眾大呼曰吾輩復爲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逮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燧率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自相驚皆易其號爲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爲乃縊而死

劉闢反詔高崇文與兵馬使李元奕河南西道嚴礪討之時崇

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受詔即行器械糗糧一無所

闕軍士有食於逆旅

客舍也

折人匙筋

住

者崇文斬以徇劉闢陷

梓州執東川節度使李康崇文引兵趣梓州闢歸康以求自雪

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初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

宗自經憂患務爲姑息

苟安也

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遣中使察

軍情所與則受之未嘗出朝廷之意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

以法度裁制蕃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爲然於是始

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

河南河北

皆黃裳啟之也

九月高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斬之高崇文又敗劉闢之

眾於鹿頭關河東

今山西太原府

將阿跌光顏將兵會崇文於行營愆

期一日懼誅欲深入自贖軍於鹿頭之西斷其糧道於是綿江

在成都府漢州

鹿頭諸將皆以城降崇文遂長驅直指成都克之闢奔

吐蕃崇文使高霞寓追擒之遂入成都屯於通衢市肆不驚秋

毫無犯檻

同輜音咸上聲
○載囚車也

闢送京師斬其大將邢泚

妻上聲

餘無

所問命軍府事一遵韋南康故事從容指擄

揮

一境皆平闢有

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

汝

當以

撫百姓爲先遽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耶崇文義不爲此

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杜黃裳建議征蜀指授方畧皆懸合事

宜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闢至長安并族黨

悉誅之

十二年春三月淮西文城柵降○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步騎二千給之愬遣大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爲東邊患眾請

剗

枯也

○其心愬許之士良無懼色愬命釋其縛士良請盡死以

報德愬署爲捉生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據文城

今汝甯府西平縣

柵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光洽勇而

輕

去聲不持重也

好自出戰請爲公擒之則秀琳降矣遂擒光洽以

歸秀琳果以柵降愬引兵入遽其城其將李憲有才勇愬更

耕

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於是軍氣復振

李愬擒淮西將李祐○

特筆也得祐而蔡可得矣

愬厚待吳秀琳與謀取蔡

十四卷分美車具
秀琳曰非得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爲也祐有勇略守輿櫓棚時
帥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愬召龐虞候史用誠以三百騎伏林中
誘而擒之以歸將士爭請殺之愬釋縛待以客禮時時召祐及
李忠義屏丙人語或至夜分他人莫敢預聞諸將恐祐爲變多

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曰謀移文愬稱得賊謀謀

今之者言祐爲賊內應愬恐誘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
細作

曰豈天不欲平此賊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眾口也
乃械祐送京師先密奏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以還愬愬見
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除散兵馬使